

中国的自然之谜

ZHONGGUODEZIRANZHIMI

金 涛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中国的自然之谜

金 涛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插图、封面设计：胡基明

中国的自然之谜

金	涛	编 著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		出 版
重庆市市中区胜利路91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		发 行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印刷厂		印 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4.375	字数：9 万
1981年9月第一版	1981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32000		

书号：17176·265

定价：0.45元

序

人类在任何时候，那怕是几万年以后，也不能说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已经尽善尽美了。

一九七七年，一家外国的出版公司出版了一卷别开生面的百科全书，说它别开生面乃是因为它和以往各国出版的百科全书毫无共同之处，通常的百科全书都是集人类知识之大成，代表一定历史时期人类积累的知识所达到的水平，正是这样，百科全书每年都要增订，出版年鉴，以便把新的成就和成果纳入其中。这本百科全书的特殊之处，乃是它的内容均是目前人类还不曾认识的未知世界，是那些迄今最有权威的学者和科学家也无法回答，因而众说纷纭、争论最多的问题——这就是由邓肯和韦斯顿-史密斯编辑、贝格曼出版公司出版的一卷433页的《未知世界百科全书》，它是由五十六名著名的科学家执笔，包括数、理、化、天、地、生六大基础学科的五十一一个专题。由于它涉及了当前科学界未能圆满解释和争议最多的一些重要课题，因此一再再版，引起学术界很大的兴趣。

很显然，人们对这样的未知世界百科全书所以产生兴趣，决不是仅仅为了好奇，而是因为这类著作大大有助于人们思考，进而激发人们进一步探索的勇气。基于同样的道理，种种自然之谜从来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正是由于自然之谜是

自然界一种尚未被人类认识的未知现象，因而必然产生种种假说，在学术界存在很大的争议。这是人类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必然的产物，提出这些自然之谜，正是为了启发人们作进一步的深入探索和研究，以期最终揭开自然之谜的奥妙所在，从而推动人类的知识水平和科学水平向前发展。

自然之谜的大量存在，生动不过地说明了我们人类的知识水平和科学技术目前还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虽然比起古人，比起更早的原始人类，今天的现代人无疑可以在许多领域里引以自豪，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是人类毕竟对未知世界中的许多现象至今未能获得圆满的、正确的答案，甚至对于古代人类创造的许多奇迹也没有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更谈不到洞悉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以及宇宙的全部秘密了。当然，人类的长处恰恰在于永不满足已有的知识，并且对于任何未知现象怀有极大的探索兴趣。人类正是在不断地认识世界中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史，把科学技术推向前进的。在这个世代相继的探索过程中，人类顽强地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领域中的未知世界，把一个又一个自然之谜的谜底揭开了。

不过，在现今的世界上，仍然存在着许多自然之谜在困惑着人们，以巨大的魅力吸引着各国的科学家，使他们绞尽了脑汁，象众所周知的百慕大“死三角”、南美洲的玛雅人文化和遗迹，埃及的金字塔、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的神秘的大爆炸、太平洋中的复活节岛的石像、神秘消失的“大西洲”等等，有关这方面的介绍已经相当可观了。同样，在我们祖国辽阔的疆土上，也存在着许许多多自然之谜。在天空，在海洋，在陆地，以及历史上的奇迹，都有一些至今尚是悬案的神奇现象。这些，都引起了我国乃至世界各国科学家的极大关注。

本书将以我国的自然之谜为介绍对象，希望通过这本小册子的介绍，引起广大读者对于探索我国自然之谜的关注和兴趣，进而促进这项工作的深入发展，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添新的内容。如果能够起到这样抛砖引玉的作用，则是作者最大的奢望了。

金 涛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二日

北京和平门

目 录

序	(I)
喜马拉雅山的雪人	(1)
湖泊中的怪兽	(21)
谁最早发现了美洲?	(36)
飞碟访问过中国吗?	(56)
楼兰的失踪和罗布泊的迁徙消失	(108)
后 记	(132)



喜马拉雅山的雪人

喜马拉雅山的雪人

雪人，在科学幻想小说里已成为作家们热中描写的题材。

我国有才华的科学幻想小说家童恩正，在他的中篇科学幻想小说《雪山魔笛》里，描写了一支考古调查队在喜马拉雅山的支脉康格山深谷中发现雪人的有趣故事。小说通过考古队员在天嘉林寺的废墟中发现古代高僧拉布山嘉错大师留下的一支魔笛，能够吹奏出模仿雪人觅食的声音的细节描写，叙述了雪人闻声而至，在雪地上留下脚印，最后终于发现了一群雪人的曲折离奇的经过。小说借作品中的朱苇教授之口，道出了喜马拉雅山存在着雪人的原因：

“在两三百万年以前，也就是地质学上的第四纪开始的时候，喜马拉雅山的上升运动虽然早已开始，但是总的说来，上升的速度比较缓慢，这一地区的地形仍然比较平坦，气候温暖适宜，森林密布，因此有猿人出现在这里出现，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大约从一百万年以前开始，喜马拉雅山造山运动逐渐加剧，上升速度达到每百年1.2米到1.3米，这就使现在的康藏高原，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屋脊’。随着高度的增加，气候日趋寒冷干燥。崇山峻岭，冰雪覆盖。生活在这里的猿人，被迫向其它地方迁徙。不过在康格山深谷的温暖地带，在与世隔绝的原始森林中，却有一支猿人奇迹似地生活下来，只是由于环境的孤立和生活方式的守旧，他们的体质和文化并没有再向前发展，而是基本上陷于停顿。他们可以说是在从猿到人过程中走入歧途，面临灭绝危险的一支。……”

苏联的科学幻想小说大师阿·别里亚耶夫也写过一篇

描写雪人的作品，题目干脆就叫“雪人”，直译也可以是“白色的野人”。这篇小说写得更加离奇，曲折，富有人情味。它描写了考古学和古生物学教授阿·里克温在喜马拉雅山擒获了一个与熊搏斗受伤的雪人，并把他带到繁华的巴黎。小说描写了这个名叫“阿达姆”的雪人在巴黎的花花世界如何感到寂寞，苦闷，忧郁的复杂心理，最后，他终于决定逃走，回到山里去，回到自由的天地里去。但是，阿达姆最终也没有回到喜马拉雅山，他被警察抓住，受了重伤，不久便郁郁而死。

不论是《雪山魔笛》，还是《雪人》，尽管描写得非常生动、逼真，引人入胜，但充其量不过是虚构的小说而已。我们感兴趣的是，小说这样描写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也即是说，喜马拉雅山果真有雪人吗？

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周围的山民，很早以来就流传着有关雪人的古怪特征和生活习性的传闻，并且赋予了种种神秘的色彩。人们赋予雪人的名称也不统一，有的叫“耶提”，有的叫“米提”，还有的叫“舒克帕”，很可能是不同民族的语言译音不同所致，但是一般都称为“雪人”。自从近百年来，各国探险队的足迹踏入了喜马拉雅山人迹罕至的雪岭冰峰之后，有关雪人的报道也就随之传播开来，引起了各国科学家的极大关注。特别是从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随着攀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热”，雪人的报道和发现雪人踪迹的消息屡见不鲜，于是，雪人之谜成为引人注目的探索课题了。

一八三二年，霍得格逊（B. H. Hodgson）出版了第一个关于雪人的正式资料，另一本由罗尔里奇（Roerich）写的《阿尔泰·喜马拉雅》的书，叙述了一个英国少校如何看到一个几乎全身赤裸、倚着一只大弓而立着的巨人。但是这个巨人是否就是通常所说的雪人，还不能十分肯定。此后又有四十

多人作过报道，内容大部分都是传闻的记载。英国人在一九五一年前往珠穆朗玛峰探险时，在沿着北柯尔(North Cole)和东朗布克(East Rongbuk)冰川勘察时，队员们发现雪地上有比人足稍大的足印，据西藏的搬运工人辨认，这是“舒克帕”(Shukpa)的脚印。舒克帕是一种象人的怪物，就是雪人，他们身高12英尺，用两足脚走路，但是足趾却向后生长着。

曾经参加过一九五一年珠穆朗玛峰探险的英国人G. N. 杜泰，在他的一篇题为《雪人》的文章中收集了不少关于雪人的种种有趣的传闻。他写道：

“在珠穆朗玛峰探险队驻在地纳姆齐·巴萨尔(Namche Bazar)前面不远的特扬波奇(Thyangboche)地方，一个西藏喇嘛告诉我，有一天黄昏时候，他曾在伊姆吉·柯拉(Lmje Khola)河岸看到过一个‘舒克帕’，这家伙正在那里饮水。他骇怕得连忙逃回村子里。

还有一个住在杜·柯西峡谷孟约(Monjo)村的人，告诉我一段关于他父亲的故事。他的父亲是一个具有非凡体力和勇气的人。他父亲听到村里老年人说过，在22304英尺高的康特加(Kangtega)峰的南麓，距地面约6000呎的地方，有一片草场，如果那里没有雪人的话，这将是一块非常理想的牧放牦牛的牧场。有一年，他们村里的草长得特别稀少，因此牦牛的乳产量大减。由于通向纳姆奇·巴萨尔的道路因山崩而阻隔，人们因而无法把牦牛赶往较高一些牧场去。于是这位壮汉就带领着全村的牦牛爬上山去。他把它们留下吃草，自己则乘机去寻觅相传经常出没于牧场的雪人。

忽然间，一群黑影从悬崖上直向他的道路上移行过来，他朝上望了一眼，只见其中一个很快地失去了踪影，另一个

则跳耀着向前奔来。于是他们相互搏斗，不断地在岩石和草地上撞击着，好半天不分胜负。最后，就在这生死关头之际，这位壮汉一把勒住了怪物的咽喉，拼命不放。他的敌手再也无法挣脱，结果失去了知觉。可是获胜者这时也不比他的对手强多少，也几乎奄奄一息了。他从对方紧勒住的怀抱中挣脱出来，靠了他的超人的气力，勉强地爬起身来。后来他是怎么回家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这个与雪人搏斗、九死一生的人回到村里，已经精疲力竭了。G·N·杜泰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乡民们以为雪人已经被击毙，于是在第二天一清早，就前往察看搏斗的场所。被压伤了的野草和被翻转的石块以及现场的一般情况，都证明前一天的夜晚这里的确发生过一场恶斗；遗憾的是，雪人已经不在那里了。其中有人断定这个死了的、或者失去知觉的雪人，可能已经被他躲藏在附近山洞里注视着他们搏斗的同伴搬走了。”

类似这般令人不能不相信的传闻，在这位英国探险队员的文章中还提到多例。杜泰说，差不多所有高原上的牧民们都认为雪人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不少人告诉探险队员，他们见到的雪人身长五英尺六英寸，除面部之外，全身长着褐色毛，形态很象猿人，但是能够站得笔直，用很大的脚掌平衡着身体。在英国探险队中担任挑运工人领班的恩格·泰开甚至谈到雪人非常古怪的脾气。他说当和雪人遭遇时，只要把石头、木块以及一切附近能拾到的轻便东西，将它们一个一个地向雪人掷去，雪人就会伸出双手拾起它们。等到雪人的双手拿满之后，就可以立即乘机逃跑。他说这是遇到雪人时万无一失的护身方法。

杜泰的报告是引人入胜的，他不仅记述了当地山民有关

雪人的传闻，而且他本人还亲目睹了雪人的踪迹。杜泰在喜马拉雅山考察时曾经发现了雪人的足印，这是在海拔2万英尺高的地点发现的，他用置信无疑的口气说：“雪上的足印可以肯定地表明是一种用双足行走的动物的足迹，尽管它们的痕迹很模糊，但这些雪中居住者们（指当地山民）却没有用弯转足趾走路的迹象。”

不过，最令人感兴趣的还是杜泰亲眼目睹过雪人的事件，这件事发生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三日。杜泰在文章中写道，头天他在基峨朱姆巴（Kyojumba）冰川脚下的一个湖边搭好帐篷。这天早晨，他爬上了一座夹峙在两道崖峡之间的山坡，在嶙峋的岩石中间攀缘而上。上午十点钟，由于太阳的热力融化着山坡上的积雪，大量岩石象山崩似地沿着山坡俯冲而下，道路变得非常危险，这时杜泰突然觉得有什么东西注视着他的行动，但是因为他这时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找寻上山的道路，并没有留心其他的东西。

杜泰写道：“我是独自一人上山的。基峨朱姆巴山脉在我左首蜿蜒着直伸到一条通往西藏的山坳为止。这条山隘高2万呎，位于周·奥禺（山名）西首约半英里。我不曾停留很久以饱览西藏的风景，因为风和雪光刺激着我的神经。我一直置身在冰天雪地之中，后来我忽循着一条指着相反方向的怪异足印走着。足印的发现敦促着我赶快返回营地。”杜泰接着谈到他瞥见雪人的情景：“在山坳里，我休憩了一会，擦了擦我防风眼镜周围的汗水，同时几乎毫不自觉地朝上望了一望。这时我仿佛看见一个东西在200呎的高处正向我注视着。当我戴好眼镜后，它就不见了。在那顷刻之间，我所能看到的只觉在它的头上长着蓬松的褐色毛发。”当然，仅仅凭着这样的模糊印象，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为了揭开雪人之谜，一九五四年英国又派遣了一支考察队，到喜马拉雅山去找觅雪人。考察队由四位动物学家和一位人类学家组成，但是他们也仅仅是发现了雪人的脚印，并没有看到真正的雪人。他们把这次考察的经过写成了一本书：《舍帕人和雪人》，于一九五五年在伦敦出版。

这次考察的范围主要在尼泊尔境内的喜马拉雅山地区。舍巴人是定居在尼泊尔北部边境的喜马拉雅山南坡和西藏边缘山脉以南的北部谷地的民族，以放牧牛羊为业。他们向英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有关雪人的传闻，并且告诉他们雪人的模样和生活习性的资料。

据许多见过雪人的舍巴人讲，雪人的形态象猿，与熊不同，而且在某些方面具有人的特点，他们全身长毛，毛色是深红带黑，胸前还有白色斑点，头发很长，散乱地披在肩上，身体很健壮。他们的脸部较平，嘴巴很宽，有很大的牙齿，下颚粗壮。另外，雪人的头部特征很特殊，呈圆锥状，顶部是尖尖的。他们的双臂长可至膝，肩膀厚实并向前弯曲，能够直立行走，有时也四肢着地，这多是发生在受惊时或者在地形崎岖、行走不便的多石雪深之地。雪人没有尾巴，能够发出很响的吼叫声，他们的身体上有股难闻的气味。

舍巴人还告诉英国的探险家，雪人栖息的地方是在喜马拉雅山的林带以上和雪线以下的开阔地带，海拔约四、五千米。有的人甚至说他们见过雪人的窝，这是用矮生杜松枝搭成的简陋的窝棚。

英国的动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在考察中虽然没有抓到雪人，但是他们的调查仍然是有收获的。

早在一九五一年，英国登山队的锡普顿(E. Shipton)就发现了雪人的脚印，并进行了拍照。脚印长31厘米，宽17.5

厘米。缺乏足弓，大足趾最粗，第二趾长而瘦，其余三趾则较短，后部连在一起，而且它的大足趾与第二趾是分开的。足印的形态，印证了舍巴人提供的情况，雪人确是用两足行走的怪物。

一九五四年英国探险队最大的收获，是在喜马拉雅山的寺庙里找到两个据说是从雪人头上取下来的带发的头皮。他们对头皮进行了测量和拍照，因为是寺庙中的圣物，英国人只从头皮上采集了几根毛发。这两个头皮传说是一雄一雌，大小和形状颇为相似，一个毛发齐全，另一个有的部位已光秃无毛了。它的顶部尖耸，毛发呈淡火红色，也有的呈淡乌褐色，据推算头皮保存已有三百五十多年了。

但是雪人的脚印和头皮的发现，并没有消除人们对雪人的怀疑，更谈不上最终揭开雪人之谜。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引起了广泛的争论。

关于雪人的脚印，人类学家切尔涅茨基曾经把它同大猿以及在意大利一洞穴中发现的石器时代的尼人脚印作了比较，发现雪人脚印兼有人和猿的特点，与尼人的更相似。但是另一派科学家则从根本上否认这是雪人的足印。印度的普那旺南达认为，雪上的脚印是经风吹日晒而扩大和变形的结果。他还认为所谓“雪人”，译音是“米提”（我国多译为“耶提”），实际上是“康米”的同义字，是“人熊”的意思。普那旺南达否认雪人存在的观点，是有很大大代表性的。

关于雪人的头皮，据有关资料介绍，曾经有一个考察队向寺庙借到一张头皮，送往巴黎、伦敦、芝加哥的博物馆请专家鉴定，发现是野羚羊皮伪造的。但是英国著名的研究灵长类的专家奥斯曼·希尔（W.C.Osman Hill）认为，这个头皮的毛虽与羴羊毛有相似之处，但带有猿的特征。他发现这

种毛的色素粒与羚羊毛的排列方式并不相同。这样一来，这张头皮的真伪又成了一个有争议的悬案了。

有趣的是，在这同时，我国有人在帕米尔高原上也发现了雪人的踪迹。一九五四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导演白辛同志去帕米尔高原工作，路过南疆喀什克尔时，某部一位政委就对他：“根据边防军的反映，帕米尔有个野人，最好你们把它抓住，带回北京去……”。白辛是为了拍摄冰川的影片而前往帕米尔高原的，他曾经带着一个摄影师、一个助理、一个医生一同四次攀登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峰。

白辛在四年以后（一九五八年）发表的一篇令人很感兴趣的文章（《我所知道的雪人》，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北京日报》）中谈到：“在我们最后一次贴进原始冰河，接近海拔六千多公尺的地方，太阳刚出来，突然发现我们的西侧，距离一千多公尺的山坡上有两个人，一前一后向山上走，我们呼叫、鸣枪，这两个人根本不理睬，依然大步流星的往上走；按说在海拔六千多公尺的地方，普通人走起来是很吃力的，但是这两个人走起来，却是非常优裕自如。”白辛很遗憾地写道，他们最终也没有赶上那两个奇怪的人，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这两个人在乱石里消失了踪迹。”据说，他们下山后，向当地老百姓和塔什库尔干自治县公安机关了解，都证明这山上没有人住，当时也没有人上山。但是，这两个人是不是雪人，还是个谜。

白辛还说，他们在帕米尔旅行时也听到不少有关雪人（当地叫野人）的传闻。例如，有人说，这个野人非常善良，过去曾经喝过一个老人的酒，后来因为有人要伤害它，便不再与人接近。也有人说，因为这个野人要对人报复，当人从悬崖下经过，它便搬起石块往下砸。

不过，也有人认为帕米尔不存在野人，人们所见到的是
一种叫“人熊”的动物。而且在靠近阿富汗几十公里的地方有
一条“人熊沟”，沟里有人熊出没。对于这种说法，白辛认为：
“根据我在帕米尔旅行的经验，熊确实是很多，至于说用两足
走路的人熊，我认为根本没有。”

这位电影导演决定揭开“人熊沟”的秘密，他在边防军的
协助下，终于来到了充满神秘气氛的“人熊沟”。

“这条沟是步步陡坡，行约十余华里，爬过最后一层石
坎，面前便展开一片茂密的大草滩，草滩的南面是一道大河，
在激流中间的大石上放着半只野山羊，肉还是新鲜的，看样
子放的时间不长。”白辛在文章里这样写道，但是接下来他又
提出一连串疑问：“如果是人熊吃的，一只熊一次吃完一只羊
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它也不会找到那么巧妙的地方，把剩余
的食品储藏起来；我想人熊该是躯体沉重庞大的动物，河滩
上应该有它的足迹或者粪便，但是在那里找不出其他任何一
点可疑的痕迹。所以我认为吃这只野羊的动物，身体应该是
比较轻便，可以直立在激流中跳跃前进，才能够把食物安放
在河中间的大石上。”

对“人熊沟”的搜索，结果是一无所获，但是它却使人愈
来愈感到迷惑不解，把半只野山羊放在河流中间大石头上的，
究竟是谁呢？

白辛同志在文章中还谈到另外一件更神奇至极的事件，
那是在帕米尔高原的罗勃盖子山口，他有一次在一条山谷里
追猎物，发现雪山上有一条两足动物走过的足迹，雪很厚，
足迹和人一样，稍大一些。“转天我便和摄影师带着两个战士
沿着这条足迹去搜索。似乎这个动物每天出来，为了踏雪省
力气，它一直踏着它原来的脚印来去，我们循着这条脚印走